潮头论剑

诗歌是流淌在生命里的另一种血

——李伟诗歌读后

■ (宁夏)李耀斌

二十多年前,正在西吉某高中上学的李伟递给我两首短诗,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一首叫《莲子》,诗句清丽灵动,诗意深邃透辟,出其不意地冲击了我的视觉和思考,让我因为长期阅读各大报刊杂志上各种流派的泛情文字而厌倦疲惫的心灵重新骚动,我也从《莲子》这首诗里读到了一颗跳动的诗心。因为激动和爱惜,我就把这两首小诗转给了《六盘山》杂志社,不久,这两首小诗便在《六盘山》上发表了。

也许是因为日子的缘故,抑或升学的严峻所迫,像《莲子》一样灵动的李伟的诗就这么一闪,再也不见了。但李伟的影子我常常能见到。记得李伟读高中的那几个假期,常见一个毛头小子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风尘仆仆地穿梭于大大小小的乡镇街道,不是带两筐水果或蔬菜就是带一叠明信片,为了新学期继续有书可读有学可上,李伟和乡里的很多孩子一样加入到了小商贩的行列。后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李伟从乡镇到县城,到市委,一路走来,把自己纠缠在部门公文里。我知道,一颗诗心就这样被现实的荒草淹没了。

没想到二十多年后,有一组不失睿智和灵动又十分耐人寻味的清新短诗在西吉文学刊物《葫芦河》上又一次擦亮了我的眼睛,而这组短诗的作者正是二十多年前的李伟。我始知,诗歌,在李伟的生命里一直珍藏,诗歌是李伟生命里的另一种血液,一直在流淌,现实淹没不掉一颗纯粹的诗心。

在我手头的这些李伟的诗稿里,有如下灵动而又不失深邃的诗句:

你就是一片
掠过天空的云
无意见落泪
淋湿了我久旱的心情

我一直想把
自己的梦掏空
让你安静地呆在里面
不受干扰

这是李伟《情诗十首》里的句子,但细读,除过情诗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呢?如同屈原《离骚》里的香草美人,仅仅是香草和美人吗?李白的沧海不应是诗人精神的"沧海"吗?古人论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大序》)。

和很多中国诗人一样,李伟仍然遵循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从古至今,中国诗人抑或诗歌都是这样,无论如何含蓄、隐秘,却都好像给批评家留下了那么一点说话的余地,"掠过天空"的一片"云",掏空梦之后让"呆"在里面不受干扰的"你",无不折射诗人之心、诗歌之心。我始知,二十多年,李伟的精神田园确实不曾有丝毫的荒芜,而且,经过二十多年岁月的淘洗,李伟这方精神园地里结出的果实便显得更加健康而鲜活。这又说明如今突然出现在西海固文学圈的李伟又不是二十多年前在西海固文学园地《六盘山》上一闪而过的那个李伟。

从题材上看,李伟诗歌以关注社会群体命运为主,比如《留守的风景》三首,再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留守部落"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诗歌渗透着诗人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留守群体的生存细节呈现、心灵剖析、精神解构以及命运的思考。除此而外,李伟则更关注历史细节和历史典型,在对历史细节和历史典型的诗化呈现中渗透着诗人对民族命运的循究,比如《班超》和《克孜尔石窟》。当然,李伟和很多诗人一样仍然不乏很多内秀的小情小绪的抒写,比如《乌鸦》,比如《无题》系列、《情诗》系列,但是李伟的这些小情小绪却不同于古人的放情山水、排忧解闷,也不同于如今流行诗人的煽情吟唱和网络文学的泛滥抒情,李伟总能从小情小绪里突破个人内秀,切入独特的视觉,注入个性深邃的独特思考,发现令人耳目一新又耐人寻味的生存哲理,这便是李伟的优长之处。比如《乌鸦》这首诗:

你的黑是一种哲理
让人们在白的世界里不止迷失方向
你的叫是一声警报
提醒人们绷紧苦难的神经
你怕那些温情的媚唱
将一个民族的骨头唱软

洞穿了人类的心思
你的每一次啼叫
让心里有鬼的人
心惊胆寒

你是一滴墨汁
滴在一片白纸上
一点黑的思想
让整个白有所顾及

读诗以来,读到的"乌鸦"诗也不少了,但读到这首"红"嘴"黑"旗袍的"乌鸦",让我以前看到的听到的很多枝上媚唱的"乌鸦"全部黯然失色,主要是因为作者在诗里突破惯常的世俗思维,另辟蹊径,冷静思索,探求和发现社会的原本、生活的真味,这里,"乌鸦"、"黑"、"白"、"红"等这些词语和物象在诗人的视觉和思维里已不是简单的意象和色彩了,而成了各自深邃的象征和喻体,因而,李伟小情小绪的诗意抒写里就都蕴藏了深广博大的内涵意趣,都能实现以小见大,深邃的诗思因为诗句的"骨感"便能戳痛俗世惯常麻木的神经,这便是我读李伟诗歌的感受。因而,我便深信,在二十多年的俗务缠绕中,李伟并没有停止对诗歌的思考,更没有停止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因而,在李伟二十多年庸常的生存状态中仍然鲜活着很多诗性的情趣,引导自己的文学创作走向更为质感和成熟的境界。

潮头品茗

夏夜听虫记

■ (安徽)潘志远

背墙,面水,顶树,遥对一方田野;打开叠椅,冥然兀坐,耳旁晚风吹拂,眼前萤火明灭。

暮霭降临,不远处土墙影影绰绰;稍静,便有蟋蟀之吟,扑面而来。起初低沉短促,渐而高亢悠扬。乍听无非高低清浊,没什么蹊跷;细品那叫声里,却藏着巧拙,但都善于把握,故声之大小,调之长短,气之轻重,都恰到好处。所以音韵铿锵,十分悦耳。

老屋灶间的油蛉也不示弱,仿佛要和蟋蟀唱对台戏似的,全然不顾嗓音先天不足,一味放开喉咙高唱,只是暧暧昧昧,听不清只言片语。

天气闷热,树上蝉歌也阵阵作响,炸人耳膜。若风清,蝉歌则会变得轻盈嘹亮;倘或月明,就颇有些金振玉应的韵味。古书上把蝉歌称为蝉噪,我觉得有些不妥。记得故乡有一种"牛知了",体魄健壮,夜间伏在高大的枫树上鸣叫,声音里带着一种金属的回响,传得很远,也颇为动听。

或许是受蟋蟀、油蛉、蝉歌的感染,水塘里的青蛙也呱呱而鸣起来,先稀稀疏疏,三唱两和之后,便响成一片。平静的水塘俨若一面大鼓,一只蛙便是一只棰,一齐敲打,咚咚之声,在潮湿的空气里回荡,恰似鼓的节律,所以称蛙鼓,是再恰当不过的。若天气酷热干燥,蛙鼓响得远响得脆,听着火烧火燎的,不由隐隐生汗。一旦月朗风清,感觉就截然不同了。那一汪碧水,恍若张满一根根细细的丝弦,而蛙是一只只巧手,拨、捻、抹、挑,声音清脆悠长,在水上回应,被轻风远扬,便琴声般赏心,端的是妙处难与君说了。

此时,田野里虫歌早已响成一团,给人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如潮。如潮起,由远而近,渐大渐高;又如潮落,由近而远,渐小渐低。仔细谛听,又介于两者之间,无数虫歌如无数浪花,相互撞击,一声连着一声,繁音复响,袅袅不歇。

虫歌在田野里漫射,遇墙壁反射,经水面折射,在无垠的星空频传、振荡,曼妙无穷。至于是些什么虫子,我说不出;有些什么音调,我辨不全,只觉得漫天遍野都是虫歌、虫吟、虫唱,充满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也仿佛积攒了磅礴的激情,在夜间释放,且以大地为依托,以夏夜为背景,气势恢弘,旋律辉煌。

我听得震撼,听得沉醉,听得精彩连连,高潮迭起,听得困意全无。虽北斗横斜,星河倒转,浑身透着凉气,仍恋恋不肯回屋。

故乡的虫歌是真正的天籁之音,我夜复一夜地听着,度过春,度过夏,终于蝉歌作罢,露水纷披,只剩下几串蟋蟀凄凄切切。忽然忆起岳飞《小重山》词中"昨夜寒蛩不住鸣"之句,又想到因颓圮拆除,再也找不到踪迹的老屋,想到作古多年的母亲、祖母,新逝不久的大伯,以及风烛残年的父亲,眼里遂有了一种汪汪欲湿的感觉。

端坐在城市听虫,瘦瘦的几声,竟生出曲高和寡的况味。辗转异地,偶遇一两声虫吟,或可成调,只是耳未闻,心已有顾影自怜的凄楚。都不似在故乡,夏夜听虫,那样能赏虫音,品虫趣,得虫味。

听梵音禅语

■ (浙江)方小兵

我们每天都在聆听各种声音,可是能够让我们真正顿悟的又有多少呢?或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召唤吧,只觉得仙居县南峰山上的梵音禅语能够让我那浮躁的心情安静下来,还有什么俗事能够让我不去抵达那一片让人清静的净土呢?

在一个春后的上午,我怀攒着想听听梵音禅语,感受着佛家的静与净,让心灵短暂地远离喧嚣的尘世,我来到了南峰山;从西边南峰公园的小亭子迈入,但见四周树木依山而生,深深浅浅的绿色移植在眼里,鸟鸣山涧,听风从树林间穿行而过的呼呼声,阳光从树叶的缝隙中安然地落下来,落在我粘满尘灰的身上;在光阴的散淡与大自然的声响不经意的洒落中,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轻盈与安静。

这里的轻与静是具有渗透性的,尘埃都不想飞舞的那种轻与静;因为不是佛家朝拜的吉日,香客很少,更没有袅绕如雾的佛香侵透我的鼻息,石径转弯处有几个看相算命之人在闭目养神,偶然能够遇见些许交错而过访幽的游人,就是不知其中有否像我一样来这里感受梵音禅语者?

到了庙前,庙宇不大,却庄严肃穆,我在门外踯躅,面对佛门,心存敬畏,站在庙门外的那挡墙边,看那偶而掉落片片旋转的树叶,划着美丽的弧形飞下地面,落在石阶上;清风徐徐,聆听着从庙宇里夹带着几缕香火,飘出来的空灵通透的佛音,更像是一个在遥远星球没有任何尘事俗念的遐想,侵入心灵。

今天我来了,静静地像柳絮安然地飘落,飘零在被时光磨砺得深沉的石阶上,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庙宇边,看着那涂抹着白灰的破旧的墙上,那承载了多少岁月多少变故的几个佛家大字,与耸立在庙边的建于宋朝的南峰塔相映成趣,塔边上那颗感染着佛音熏陶的老樟树,虽然树干早已空心,但是它却展开那巨大的树枝,护荫着一方花草。

这座在山顶上沉静的庙院,又是以怎样的梵音禅语来平息俗人内心的纷乱与躁动呢?我不敢在庙院边妄加猜想,此刻我的心灵是一片空白;庙里唯有梵音轻盈,缭绕,这座历经沧桑的禅院,在空灵渺远的木鱼声的衬托下更映古朴,幽静,心里唯留下对这个庙宇深深的崇敬。

我不是一个赤诚的信徒,只是想走进佛光的欲望。我不是坂依只是膜拜,平凡的我也无法理解更多的佛言禅语里潜藏着的智慧与通达,我的心就像是沉迷在俗世里的一颗尘埃,不知晓还要经历多少风雨的冲刷方能获取些许的超然,些许的淡定。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坚守的菩提,守护着自己心中那一叶轻舟不偏离人生的航道,而我们太多的人只是在俗世里被蒙上太多的尘埃,而看不见这道光而已。心生境,因生果,有皆是空,无皆是有。佛学的深奥精妙,岂是我等凡俗的心一下子能解读参悟?唯奢求这声声梵音禅语,能带给我醍醐灌顶的开蒙之光,让我尘俗的心智渐渐清远起来。

微风悠闲,流云自在,一别尘埃,菩提花开。

我该回到俗世的世界,走出南峰山,走向永安溪的绿道,迎着风,带着快乐,很快我就融入俗世的滚滚红尘之中,且行走且回忆。

微小说

雪夜

■ (广东)马晓红

高二时,他迷上了网络游戏,越陷越深。网瘾上来了,半夜爬围墙去黑网吧玩两小时。

入冬的一天,他又忍不住了。查房老师一走,他不顾同学的劝告,又偷偷地溜了出去。

来到围墙边。搓手,踮脚,伸胳膊;弯臂,弓腰,高抬腿。他趴在墙头,手一松,轻轻地滑到地面。

好冷,快下雪了吧!他钻进树影,穿过弯曲巷子,到了网吧。

两块钱一小时,十块钱玩通宵。但他不会玩通宵的,他要在天亮前回去,他要按时"起床"早读。

他跟网管打声招呼,交了钱,径直向角落走去。

太冷了!今天只有三四个人,都戴着耳机,盯着电脑,没有人抬头看他。

他常坐的位置已经有人了。那人看样子已经玩累了,一件土灰的衣服蒙着头,趴在桌上睡着了。单薄的背,干瘪的腰,隐约闻到一丝腐木的酸臭。他不由得皱了皱眉。走到后面一排,仍然选一个靠墙的位置,开了机,看着闪烁的屏幕。

"呼——呼——"那人真的累了,打起了鼾。

网管走过来,拍拍那人的脊背。

那人抬起头,衣服滑了下来,露出一头稀疏的白发。

他心头一颤,像被电击了一下,猛然低头,把自己藏在显示器后面。

他居然忘了,明天是父亲给自己送粮食的日子。透过缝隙,他找到了那个熟悉的蛇皮袋。

网管"嘘"了一声,父亲谦卑地弓了弓腰,头埋得更深,衣服包得更紧了。

不一会儿,父亲又睡熟了。他含着泪,蹑手蹑脚出了网吧。

下雪了!小小的雪花在门口飘过,泛着惨淡的光亮,像父亲的白发在麦田摇曳,织起一张无形的网。

蹲在围墙边,他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

潮头拾贝

春风十里 我在一朵蝴蝶上停留

■ (宁夏)李伟

春风十里

你不拭脂粉,自带香气
桃花十里,为谁设伏
昨夜的一场雪,来得突然走得草率

雪花和桃花都是花朵
只是雪花无根,多藏泪水
疼痛落在悬崖上,像鹰也像石头

春风是温柔的刀子
它能刮开巨大的暗伤
那个裹紧衣袖的人
他在害怕着什么

寒气不退

春天的背阴处
一些残雪躲在地埂下
不肯消融
一如我的身体
某处的寒气,无法散尽

我的春天开花也疼痛
温暖与寒冷,沙尘与晴空同在
那一节节抚过骨头的微风
像你的手,安抚肌肤也揪疼神经

牧羊人

野风穿过发梢
衣领、肋骨、脚踝
巨大的宁静敲碎骨头

到处都是牧场
我的羊群翻过一座山岗又一座山岗
有多少羊死了,多少新生
还有多少正在发情

雄鹰和星斗一样能指认方向
跟随的狼群让我步伐坚定
一茬草枯死,还有一茬
这卑微的生命多么繁荣

我无节可持,无忠可守
只用简单的文字和粗糙的吆喝
放牧自己的一生

移除虚假

我愿意把虚假的东西移除
一如树枝移除枯叶,黄昏移除夕阳
春风移除残雪,癌症移除生命

我一直保持向阳的姿势
让每一朵花绽放在枝头
即使风雨拍打寒夜,孤雁吵醒梦魇
我依然为一个人坚持撑灯

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不相信
又怎么相信种在地下的春天会长出嫩芽
如果你的根须已经发霉
我怎样才能让花朵盛开不败

春风十里
我只在一朵蝴蝶上停留
那短暂的香气不经风吹
我宁愿蜜蜂样守着自己的甜蜜

心怀慈悲

只要你心怀悲悯
路边一朵不起眼的小花
也会让你低头忏悔
我们都是罪孽深重的人
用一生清洗心头的尘垢

我们不喜欢太阳直晒
让巨大的树的荫影
笼罩住自己的阴影
才敢大声咳嗽、说话、骂人

我们的脚下凹凸,步履不稳
看一下磨损的鞋底
就知道此生留下的脚印
是多么别扭

如果没有路灯
谁都在摸黑赶路
而照亮我们行程的
并不一定是最亮的那盏

晚上照镜子

晚上照镜子
我就是自己的鬼魅
这颗硕大的头颅
无耳、无眼、无嘴
不听不看不说

只有夜色在指缝间穿行
那些争论不休的
电视机、沙发、盆景
以及墙上的字画
都突然噤了声
它们竖着耳朵,惊奇地看着
一个没有五官的躯体

活着

我们一起赶路
那些预谋掉队的人
拖拖拉拉地让人唏嘘慨叹
而突然走丢的人
让我们来不及酝酿悲伤的情绪

老衣、棺木、黄土
用来掩盖死亡的真相
经幡、野风、荒草
很潦草地书写人的一生
很多故事不怎么精彩
斜阳只会扫一眼目录

冥币升腾的火焰和撕心裂肺的哭喊
只是一种表达心情的方式
就像铺陈和夸张
使简单的内容更为丰富
一个头磕下去
人就再也站不起来

残梦

一棵巨大的树枝繁叶茂
满天的星星是它结在树上的果实
如果你要,可以踩上我的肩膀和额头
摘走任何一颗
我真的喜欢看你
将星星含在嘴里的表情

所有的蜜蜂在两唇间扇动
满帐的香气蝴蝶样飞舞
只要你弹一弹手指
那落下来就是整个春季

再繁密的树叶和果实
我都会送给秋风去打理
只是这一树的枝杈
在黑暗里戳疼整个天空

倾斜

梅树和桃树之间
有一块属于我站立的地方
我的身体过于拥堵
路过的风也要倾斜 30 多度

你宁可占据枝头
哪怕花瓣枯萎,残香不在
我需要喊醒每一只蝴蝶
才能为你披上美丽的嫁衣

桃花不能再开了,再开
你就被掩埋在这一片妖冶中

书写

一张白纸就是一个白昼
墨落下来,像黑夜一点点
黑蚂蚁样把白昼吃尽

思想水一样弥漫开来,整张纸即被浸泡
人就开始努力挣扎
怎样从黑暗中泅渡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c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